

“丹溪是否养阴派”的探讨

浙江中医学院研究生 刘 时 觉*

指导 陆 芷 青

丹溪首创滋阴降火,为养阴派的代表医家,似乎已是医界定论。戴良称其相火论、阳有余阴不足论是为阴虚火动或阴阳两虚,湿热自盛者作⁽¹⁾;王纶言“发明阴虚发热类于外感”⁽²⁾;《四库全书》更指出:“丹溪以补阴为宗,实开直补真水之先。”⁽³⁾近时有人对“丹溪是否养阴派”的问题提出质疑。本文将就此谈谈个人看法。

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是养生论

丹溪这篇名著讨论了人身阳有余阴不足的生理状态,阐发情欲伤阴的机理,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慎身养性的方法。养生在丹溪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,《格致余论》⁽⁴⁾卷首便是饮食性欲二箴,《茹淡论》、《房中补益论》、《大病不守禁忌论》则进一步具体阐明上述两方面的观点,《慈幼论》、《养老论》则针对不同年龄特点而立论。这些论文与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两相印证,构成了丹溪养生论全貌。

一、阴阳的涵义及其有余不足

文中阴阳有二义:“气常有余、血常不足”(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,本节引文出此者不再注),以气血为阴阳;其二与生殖机能有关,男子十六精成,女子十四经行,“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”。《慈幼论》说:“人生十六岁以前,血气俱盛……惟阴长不足”。都说明这里的阴不是气血,而是生殖机能的物质基础。与此对应的“阳”,丹溪未曾明言其义及正常状态,所论都属有余的情欲过极、相火妄动的异常现象。朱熹云:“神知,阳之为也……阳主辟,凡发畅宣散者,皆阳为之也”⁽⁵⁾。丹溪结合河间“五志皆能化火”的观点,认为精神情志活动都属“阳动”,强调“凡动皆属火”(《相火论》)。论中以情欲之动

可触发君相火动,故“阳”特指无涯的情欲,亦即追求性满足的欲望而言。气血是成精孕胎的基础和源泉,论气血是为论精血情欲铺路,全论以戒色欲为宗旨,这里的阴阳涵义就同一般理解大异。

因此,阳有余阴不足的实质就是“人之情欲无涯,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”。为讨论这种不平衡的关系,丹溪用了四方面的论据:一以天地日月为喻,二言阴气难成易亏的生理特点,三论情欲无涯的一般倾向,四是引经据典,其中最主要的是二、三两点。

阴气难成,难成在必待男十六,女十四才精成经通,具有生育能力,“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”;易亏在“四十阴气自半”,男六十四、女四十九,便精绝经断,丧失生殖机能。所以,“阴气之成,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”,这是时间上相对的“阴不足”。当时有些人过份追求情欲的倾向,更促进了这种“阳有余阴不足”的不平衡关系。《色欲箴》指出了过于纵欲,使阳太过,阴重伤,精血难继,伤损于身,“血气几何?而不自惜!我之所生,翻为我贼”的情况。这是从“量”上理解“阴不足”。丹溪强调无涯情欲的阳与难成易亏的生殖物质的阴,存在着这种难以摆得平的“供求”关系。孙一奎所谓承平之世,“人多酗酒纵欲,精竭火炽”,丹溪出而“创此救时之说”^(3,6),这正说明了丹溪提出养生理论和方法的现实要求和社会需要。

以天地日月说明人身阴阳气血的有余不足,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逻辑学上叫类比。但类比不能提供必然正确的结论,其结果尚有待证

* 现已分配在温州医学院中医教研组。

明⁽⁷⁾。同样的天地日月,张景岳得出“阳非有余”的结论,故《四库全书·总目提要》批评二人“各明一义而忘其各执一偏,其病亦相等也”⁽³⁾,实质上指出了类比的局限。所以,丹溪这个推理主要还是由阴阳亏阳易动的实践观察证明的。由于天大地小、日实月缺是正常的自然现象,类比结果也只能是生理现象,而不可看作阴虚阳亢的病变。丹溪不以此说明相火煎熬真阴,也可为佐证。古人认识到这点,曾提出“阴阳虚实之体虽不同,而其升降之用,所乘之机,既无降杀,则阴之体本虚,曷用补哉”⁽⁸⁾的问题。由于阴阳涵义不同,《素问》“阳道实,阴道虚”。“至阴虚,天气绝;至阳盛,地气不足”,都并不能证明丹溪的论点。丹溪引此为据,犯了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,反削弱了原文的论证力量。故张景岳批评丹溪“引此虚盛二字以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,其说左矣”⁽⁹⁾,确切中要害。

二、情欲伤阴的机理和养生措施

丹溪认为阴属肝肾,“主闭藏者肾也,司疏泄者肝也”,其中枢纽却在相火;相火安居,守位禀命,则肾主闭藏,阴得保养;相火浮动,下及肝肾,则肝司疏泄,精走阴伤。然相火上属于心,心为外界事物(本论特指女色)所触,则“易动”而萌生情欲,触发相火,致精走阴伤。丹溪说:“相火翕然而起,虽不交会,亦暗流而疏泄矣”。强调情欲之动,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会丧精伤阴。所以,主张心不妄动,不见所欲,是丹溪养生措施的重要内容。

丹溪认为医儒正心收心、恬淡虚无具有共同目的(《房中补益论》),故借修心养性的儒理论证抑火保精的医学观点。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言“圣人只是教人收心养心,其旨深矣”;《相火论》念念不忘“人心听命乎道心,而又能主之以静”。都在劝戒人们应以理智控制感情,静心澄志,不要妄为非非之想,导致心动相火起。同时,又引用老子“不见可欲,使民心不乱”⁽¹⁰⁾的主张,要求注意避免心为外物所感,消除触发情欲的外来因素。在此基础上,丹溪主张“必近三十、二十而后嫁娶”,提出“谨四虚”的观点。

三、后世评论举要

丹溪此论一出,颇为医界所重,然后人见仁见智,各自理解不同,认识不一。戴良《丹溪翁传》是最早的丹溪学术评论,其归纳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为二个问题:一是气血阴阳有余不足,“何为其然也”;二是“今欲顺阴阳之理而为摄养之法,如之何则可”。一论“阴阳之理”,一论“摄养之法”,前者是后者的前提,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的结果。可谓要言不烦,切中肯綮。李梴认为“保养不过节食与色而已”,故取丹溪《茹淡论》、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(增补内容,改题为《阴火论》)作为《医学入门》保养门的中心内容。并言:“火不妄动,动出于心,静之一字其心中之水乎”,“神静则心火自降,欲断则肾水自升”⁽¹¹⁾,亦深得丹溪之秘。汪机说:“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,乃据理论人之禀赋也”,目的“无非戒人保守阴气,不可妄损耗也”,“此丹溪所以立论垂于后也,非论治阴虚之病也”⁽¹²⁾,亦明丹溪养生真谛。唯王纶之见与众不同,他说:“人之一身,阴常不足阳常有余,况节欲者少,过欲者多,精血既亏,相火必旺,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瘵、咳嗽、咯血、吐血等症作矣”⁽²⁾。变丹溪“相火妄动煎熬真阴”为“精血既亏,相火必旺”,倒因为果,“阳有余阴不足”遂一变而成病因病机论。世谓丹溪发明阴虚火动,殆滥觞于此欤?

《相火论》是内生火热论

丹溪《相火论》在《内经》“少火壮火”说的基础上,继承河间火热论、东垣阴火说,吸收陈无择、张子和的若干观点,发展和完善了内生火热理论,使祖国医学对火热证病因病机、辨治规律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君相火在生理、病理情况下具有不同涵义。生理情况下,“以名而言,形气相生,配于五行,故谓之君;以位而言,生于虚无,守位禀命,因其动而可见,故谓之相”(《相火论》,本节引文出此者不再注)。二火区别在于名位之异,形气之别,五行归属等。那么,君火即指有形有气有名,五行属火的心;“心,君火也,为物所感则易动”(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),更特指精神情志活动。相火无一定形质,不独居一脏,指人身生生不息的

功能活动的动力。病理性君相火则意义迥异,“君火之气,经以暑与湿言之;相火之气,经以火言之,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”。暑湿俱属六淫,君火当为外感火热;相火因“五性感物”而动,证分脏腑而言,当为内生火热。故君相二火有外感内生的区别。这是君相二火的两套不同概念。

一、相火病因

君相二火的关系,丹溪强调“动”的病理意义,申明“静”在维持相火生理中的作用,实质是阐述精神情志对人体生理、病理的影响,论证相火病因。

所谓“动”,丹溪特别注重精神情志活动而不及形体体力活动。细究其因,借用和发挥“形既生矣,神发知焉,五性感物而善恶分,万事出焉”⁽¹³⁾的太极之理,认为精神情志活动都属“阳动”之列,“极”则为妄致疾,固然为其一端。更主要的,是援用“三因方”“内所因唯属七情交错,爱恶相胜而为病”⁽¹⁴⁾,从内生火热的角度论相火病因,这又和河间“五志皆能化火”之说相合。进而,丹溪又以“五性感物”说来解释精神情志活动过极的原因,认为“有知之后,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”,强调外界刺激。所以,“为物所感”导致“心动”,是诱发相火妄动出现内生火热证的根本原因。

因此,丹溪特别强调“静”,引用《太极图说》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”⁽¹⁵⁾,朱熹“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,而人心每听命焉”⁽¹⁵⁾,来说明无欲而静,心不近乎外物。不为情感所累,则五志之火动皆“中节”,才能维持正常生理。《房中补益论》又言,“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,皆所以防火之动于妄也;医者立教恬澹虚无精神内守,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”。主静的实质意义即在理智控制感情,以涵养功夫防止心君情志之火妄动。这样,丹溪通过“动”、“静”问题的论述,完全从情志致病的内因角度,讨论相火病因,完善了内生火热证的病因理论。

二、相火病理

相火病理的中心环节在于相火与阴的关系。生理上,丹溪以天火本于地,类比“肝肾之阴

悉属相火”,说明人身功能活动的动力有赖于脏腑组织的生命物质。而在病理情况下,相火能伤害和损耗人身阴液。“火起于妄,变化莫测,无时不有,煎熬真阴,阴虚则病,阴绝则死”,因而“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,故曰相火元气之贼”。其说本于《内经》“阳胜则阴病”、“壮火食气”之旨,申明内生火热的病机特点。进而,丹溪以病机十九条的五条火证为纲,脏腑病状为目,又引《原病式》脏腑诸火之动、升、胜、用,讨论相火的表现。以脏腑辨证作为内生火热的主要辨证方法,是《相火论》的重要内容,联系《格致余论·序》“湿热相火为病甚多”,这种相火当非阴虚之火,亦非气虚下陷之火,乃“气有余便是火”者,即指机体脏腑阴阳平衡失调所致的内生之火,其性质偏实。

《相火论》的主旨在于阐发其病理,故从病因病机到证候表现、辨证观点,无不一一言明,连预防相火妄动之法也考虑到了。两相比较,相火生理说就失于抽象和空泛,如“所以恒于动,皆相火之为也”,“人非此火不能有生”,“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”等话,都嫌笼统,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和具体内容。因此,这种生理说只不过是病理说的陪衬,正如六气之常变,归根结底在于六淫之变。张景岳深知此意,他说:“丹溪此论,则无非阐扬火病而崇其补阴之说”⁽¹⁶⁾,可谓一语中的!故景岳抓住“相火不是邪火”之说以反对丹溪泻火观点,实属事出有因,并非拘于概念之争。

丹溪与养阴理论

人身之阴有三,肺胃之阴为津液,心脾之阴是营血,肝肾之阴即精髓。所谓丹溪发明阴虚火动,开直补真水之先,则是从肝肾之阴着眼;而后世一般所称的阴虚和滋阴学说,也都是指以肝肾阴精为中心而言的。阴虚证的基本病机特点是阴虚不能制阳而见一系列虚热病象;其治当首先从肝肾着手,滋阴则火自降,壮水则阳方敛。

一、丹溪与阴虚阳亢的病机理论

以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讨论病机,早在丹

溪之前就有人频频论及。《内经》言邪正,有余之阳为邪气,不足之阴为精血,“阴气不足则内热,阳气有余则外热”⁽¹⁷⁾,病机可虚可实,既有内伤,亦有外感;其因或阳盛致阴虚,或阴虚生内热,或二者互为因果。《诸病源候论》则偏重内伤杂病,以机体内部阴阳平衡失调来解释,明言“非邪气从外来乘也”,病因出于血气之虚,基本病机是虚劳而热,可见上气、烦闷、身热、唇口干、小便赤等症⁽¹⁸⁾。河间倡言水善火恶,水虚则热,反对热药补肾以退心火⁽¹⁹⁾,阴阳特指心肾二脏,中心问题是主张火热论。东垣论脾胃素重阳气,但论饮酒过伤则伤元气,误治“亦损肾水,真阴及有形阴血俱为不足,如此则阴血愈虚,真水愈弱,阳毒之热大旺,反增其阴火,是以元气消耗,折人长命,不然,则虚损之病成矣”⁽²⁰⁾。真水属肾,与有形阴血不同,虚则火旺而成虚损,说明东垣对以肾阴为中心的阴虚火旺病机已有一定认识。可见,丹溪以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是不断发展的病因病机观,总的趋势是从大范围的笼统内容到特定涵义的明确概念,从邪正对立到机体内部阴阳失调,从阴不足阳有余并列到阴不足导致阳有余的因果关系,认识在不断演变深化,逐渐接近后世的阴虚火旺病机认识。

丹溪的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则一反前人的病因病机观点,其阴指生殖物质,阳指情欲,中心环节是生理情况下的养生,并未及阴虚火旺的病机。王纶所谓“精血既亏,相火必旺”,指为王氏心得则可,视作丹溪原意则不可。《相火论》专论内生火热,以七情释因,用五脏辨证,虽能煎熬真阴,只属阳胜则阴病,与阴虚阳亢正有虚实之别,自不可混淆。因此,丹溪两大名论与阴虚阳亢的病机理论无关。

河间曾言“老人之气衰”则为“阴虚阳实之热证”⁽¹⁹⁾。丹溪本此论衰老是“阴不足以配阳,孤阳几欲飞越”,虽然一系列症象只属“但是老境,无不有此”的生理性现象(《养老论》),其机理的认识则与阴虚病机接近了一大步。他认为恶热是“精神外驰,嗜欲无节,阴气耗散阳无所附,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,实非有热。

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”(《恶寒非寒恶热非热论》),主要在于就恶热症状鉴别病证虚实,意在阐发内外伤之辨,立足点是东垣的气虚发热观点。这些说法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阴虚火旺病机,但散见各种著述,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,也未出刘、李诸贤之上。因此说丹溪对阴虚火旺病机有深刻认识,甚或“发明”此说,根据似嫌不足。

真正完善这一病机理论的当为明代温补学派。张景岳以形质言真阴之象,以命门为其脏,以“皆不足”论其病,以益火、壮水论其治,并创立左右归丸、饮,理法方药一以贯之,形成系统的理论⁽²¹⁾。而此论的写作目的,竟在于澄清刘朱之说。根本原因是,丹溪从相火暴悍酷烈煎熬真阴的角度立论,病机中心是阳胜则阴病,是实火伤阴;而景岳着眼阴病皆不足,从阴虚火动立论,病机中心在肾命真阴之虚。二者虚实相反,正如冰炭之异。这也从反面证明丹溪对阴虚火旺病机缺乏深入认识,更无所谓启迪养阴学派形成。

二、丹溪与滋阴降火的治则理论

《内经》“虚则补之”“形不足者温之以气,精不足者补之以味”,已示大法,但对阴虚火旺的临床治疗尚缺乏针对性。王冰曾有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,壮水之主以制阳光”⁽²²⁾的名言,即水火二脏主寒热,补心可除寒,壮肾能制热,后人借作滋阴、壮阳两大治则。钱乙化裁金匱肾气丸为六味地黄丸,后世称“直补真水之圣药”⁽²³⁾,根据便在“肝藏相火,易动而当泻;肾寄真水,易亏而当补”⁽²³⁾。可见滋阴治则在丹溪之前已有一定发展,方药也初具规模。

丹溪保阴养阴观点有三:一是静心澄神节欲养性,使相火守位而不妄动伤阴,这种未病先防的养生观自然不是治则;二是清泻妄动之火使不伤阴,泻相火求保阴,实则泻之,既病防变,其法仲景、河间俱详;三是“有补阴即火自降者,炒黄柏、地黄之类”,“阴虚发热用四物汤加黄柏……是补阴降火之妙药”⁽²⁴⁾。丹溪未曾阐明“阴”的含义,指出证候,故难以判别其性质。联系张元素“肾虚则熟地黄、黄柏补之”⁽²⁵⁾一说,

丹溪可能在王冰“强肾之阴,热之犹可”⁽²²⁾的启发下用于滋阴降火。然丹溪常指血为阴,四物汤是补血主方,熟地“大补,血衰者须用之”⁽²⁶⁾,故补阴即补血更符合丹溪的整体思想。赵献可就一再批评其“阴字认不真,误以血为阴耳”,用四物汤只是“以润血为主,而不探乎肾中先天之源”⁽²⁷⁾。赵氏主张“滋其阴则火自降,当串讲,不必降火也”,故取六味丸补水配火,以治“肾虚不能制火”,“阴中水干而火炎上者”⁽²⁷⁾。赵氏之说与张氏《真阴论》,才真正确立了滋阴降火治则,形成完整的滋阴学说。因此,无论是病机还是治则,丹溪在滋阴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缺乏大的建树,这一事实支持“丹溪不是养阴派”的说法。

丹溪证治方药分析

丹溪在辨证遣方用药方面与他的理论相一致,能反映其气血痰郁火的病机认识,反映其注重保护正气的治疗观点,但支持滋阴降火观点则并不充分。

《格致余论》所论病症脉象 18 种,其病机或言血气之虚,或责痰火之盛。《金匱钩玄》列症 139 门,称阴虚的计 10 门。其言“劳瘵其主在乎阴虚、痰与血病”,劳瘵的常见症状,如“午后嗽多者此属阴虚”;喘“有阴虚,自小腹下火起而上者”;盗汗亦属“阴虚”,发热“阴虚难治”。治疗基本方是四物汤,窥其微意,正与上文所述“补阴火自降”者同,且如赵献可所批评的以血虚作阴虚。所以,劳瘵主症咳血、咯血又不称阴虚而责血虚,也同样运用四物汤以治。耳聋之谓阴虚,性质相似。疰夏“属阴虚元气不足”,症见头痛脚软、食少体热、脉弦大,治用补中益气汤去升柴加黄柏,实是气虚发热证。脚气“大病虚脱本是阴虚”,主以人参及艾灸丹田,则明属阳脱。噤口痢“热不止者属阴虚,用寒凉药兼升药、热药”,这个阴虚难定其性质。综观 10 门阴虚证,唯劳瘵诸证阴虚性质较为明确,但又混同血虚为治,其余则非阴虚证。但是,许多后人认为主要属阴虚的疾病,丹溪却不这样认识。如中风以血虚气虚湿痰立论,眩暈有“无痰则不能作眩”的名言,

俱不及阴虚火动生风。

丹溪医案中明确诊断为阴虚的极为少数,笔者统计了《名医类案》、《续名医类案》二书 344 则丹溪医案,仅见 4 例⁽²⁸⁾,而且大都缺乏现今通认的阴虚脉症,用药亦多四物汤和参朮之类补气养血之品而少见滋阴药物,实际上都不能算是阴虚证。笔者还统计了这些医案所用全部药物,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补气养血药,且是四物四君少“能生真阴之虚”的地黄,其次是清热化湿祛痰药,再次是理气散郁行滞药。这一用药规律正确地反映了丹溪杂病辨治注重气血痰郁火的思想,而看不出养阴派的用药特点。

《四库全书》认为,丹溪创立补阴诸丸,善用知柏滋阴,后世也一直以此为丹溪滋阴代表方药,这种看法尚有可商之处。洁古、东垣都有知柏滋阴之说⁽²⁹⁾,但丹溪则以为“泻火为补阴之功”⁽²⁶⁾,着眼于泻火。《金匱钩玄》20 门 34 方用黄柏,其中 4 方知柏同用。具体运用,12 门 23 方清泻湿热相火,7 门 8 方配伍补益药以扶正祛邪,3 门 3 方专清血热,三种用法目的均在泻火,即如《相火论》所言“治以炒柏,取其味辛能泻水中之火是也”。泻火而间接保养阴气,并非直接用作滋阴要药。故匡氏据此称其为“泻相火派”⁽³⁰⁾,确实不无道理。《四库全书》以为直补真水,应是未明丹溪深意,若以此指责丹溪苦寒滋阴之非,则纯属误解。绮石论虚劳,专文论辨禁用黄柏知母以滋阴⁽³¹⁾,李时珍亦有相似看法⁽²⁹⁾,可见当时这种误解的普遍性和影响之深了。

补阴诸丸,即大补丸、三补丸、大补阴丸,见于《丹溪心法》⁽³²⁾。大补丸用单味黄柏水丸,功能“去肾经火,燥下焦湿”;三补丸用芩连柏,“治上焦积热,泻五脏火”;大补阴丸原名亦为大补丸,用知母、黄柏、龟板、熟地、猪脊髓蜜丸,功能“降阴火,补肾水”。前二方纯用大苦大寒泻火燥湿,后者兼有滋阴之功。但《丹溪心法》出于明人程充之手,并非丹溪手订,现存较可靠的丹溪著述,应推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、《本草衍义补遗》、《金匱钩玄》。然而这些著作和《名医类案》、《续名医类案》344 则丹溪医案中,除一见大补

丸泻火以治呃外,三补丸、大补阴丸俱未见,不知《丹溪心法》何以言为丹溪所订。从出处及运用情况来看,说这些方剂是丹溪滋阴降火的代表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。因此,从证治方药的角度说明,丹溪的医疗实践,并没有特别注重滋阴,也支持“丹溪不是养阴派”的说法。

丹溪成为养阴派的原因初探

作为一种医学学说的倡导者,医学派别的代表人物,应当具有鲜明的特点:其医学理论应当大大地充实、丰富和完善前人的学说,自成体系,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;其医学实践必然广泛运用这种理论去识病认症,辨证论治,自订新方或利用前人成方来实现这一观点;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必然会充分体现在他的医案里。丹溪之前的河间火热论、东垣脾胃论、子和攻邪说,丹溪之后赵、张、孙的命门说,叶、吴、王的温病学等等,无不如此。然而,丹溪的病机认识、治则治法、辨证规律、方药运用,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作为养阴派的倡导者或代表医家的特点。他的学生评论其学术要点,也只是说“杂病用丹溪”,“治病不出气血痰,三者又每兼郁”,“集诸医之大成”^{〔2〕}。但是,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讹传讹,自有一定原因,笔者将此归纳为“四个误解,一个需求”。

首先是对《阳有余阴不足论》的误解。由于阴阳涵义欠清,遂把生理作病理,把养生论误为病因病机论,从而铸成大错。丹溪后学戴元礼、王纶、汪机、虞抟诸人对此篇的发挥,都没有顾及全文,只是就气血阴阳的有余不足开展讨论和争鸣;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题目重于内容,形式重于实质,只将鲜明的标题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后人更只是借题发挥,不及原意。

其次是对《相火论》的误解。丹溪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内生火热理论,其以七情释因,伤阴言病机,阴虚阴绝测预后,都与阴虚阳亢之火有相似之处。两篇名论互相映衬,互为说明,更使这种误解根深蒂固了。以知柏苦寒滋阴相指责,便是这种误解之一例。

丹溪治疗思想和养生观点都注重保养气

血,而他又以血为阴。把气血论治与养阴理论相混淆,造成了后人对他的第三个误解。

还有是对丹溪用药特点的误解。当时占据医界统治地位的局方,具有温燥辛热的用药特点,世人习用成风。丹溪激烈反对这种倾向,而主以甘温滋润如四君、四物辈为补益,使医界风气一变。其治病用药法诸家之长而去其短;法河间重泻火又不滥用苦寒,常配合补养剂以免化燥伤阴;师东垣重气血又言东南之人阴火易升,不取风药升阳以免温燥;法子和善用吐法,又主张攻击宜详审,正气须保护。所以,丹溪用药不仅不同局方的温热辛燥,也不同刘张李一家之论,自有一种温柔滋润的特色,说是滋阴也未始不可。但调补中州、资气血之化源,自非粘腻之物填补肝肾之阴,毕竟不是“直补真水”,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区别。

元代以前滋阴学说已在酝酿发展,丹溪对局方的批判更为其壮大完善成熟清扫了道路,阴柔滋润的用药风格又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素材,所以,丹溪之后滋阴学说更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王纶发挥“阳有余阴不足”而阐述阴虚火动之说,立补阴丸方^{〔2〕},首次将滋阴理论与方药直接紧密地结合起来。薛己创真阴真阳之说,善用六味八味滋化源,开创明代温补一派之先河,其说即附于王氏《明医杂著》而行。赵献可、张景岳、孙一奎继而创命门阴阳水火之说,最后完成了滋阴学说。最终完成滋阴学说的明代温补学派,似与丹溪势不两立,实际上无论是师承关系,还是学术观点上都还有相通之处。

戴元礼、王纶、汪机、虞抟对“阳有余阴不足”和气血论治观点的不同理解,形成丹溪后学间的学术争论;而温补派则激烈反对“相火论”和“阳有余论”。这场持续有明一代二百余年的学术论战,把丹溪的“阳有余阴不足”推上了辩论的风口浪尖,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命题,其中“阴不足”论则为大家一致接受,包括反朱最力的张景岳。“阴不足”的字面意思正体现了滋阴学说的关键内容,而后世争论多停留在命题的字面意义上而不全面考虑丹溪原意。因此,在论战中不断完善、日趋成熟的滋阴学说,得到了

“阳有余阴不足”、“阳非有余真阴不足”的命题。这是学术发展的需求，需求一个醒目贴切而又高度概括的口号。丹溪满足了这个需求，同时也加深了后人对他的误解。论战的结果是丹溪登上了滋阴派创始人的宝座，这实是丹溪所始料不及的。这是丹溪之学风行江南的结果，也是“阳有余阴不足”论题被进行了移花接木的改造的结果。自此之后，丹溪的真面目更不为世人所识了。这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。造成这场历史误会的原因当然很复杂，以上“四个误解，一个需求”仅是一个假设。水平所限，舛误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
本文承姜春华教授、潘澄瀾研究员审阅，特此致谢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戴良：丹溪翁传，见丹溪心法，上海科技出版社，1959。
- (2) 王纶：明医杂著·医论，见薛氏医案，明万历刻本。
- (3) 永瑤等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，第871页，中华书局，1965。
- (4) 朱震亨：格致余论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6。
- (5) 朱熹：太极图说注，见四部备要·子部，168册，性理精义卷一，上海中华书局，1936。
- (6) 孙一奎：赤水玄珠，医旨绪余·张刘朱李滑六名师小传，清·东佛镇天宝楼刻本。
- (7) 杭州大学等十院校《逻辑学》编写组：逻辑学，195页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80。
- (8) 刘纯：医经小学·医之可法为问，见珍本医书集成第六册，世界书局，1936。
- (9) 张介宾：类经·卷五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5。
- (10) 老子：道德经·三章，见四部备要·子部，151册。

- (11) 李梴：医学入门，卷首·保养，上海校经山房石印。
- (12) 汪机：石山医案，卷上·营卫论，上海石竹山房、二酉书庄石印。
- (13) 周敦颐：太极图说，见四部备要·子部，168册，性理精义卷一。
- (14) 陈无择：三因极一病证方论·卷八，上海文瑞楼石印。
- (15) 朱熹：朱子大全，卷七十八·中庸章句序，见四部备要·子部，164册。
- (16) 张介宾：景岳全书，卷三·辨丹溪，上海科技出版社，1961。
- (17) 灵枢经：刺节真邪论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3。
- (18) 集元方：诸病源候论，卷三、卷四、卷二十一，鄂官书局重刊，1912。
- (19) 刘完素：素问玄机原病式·火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6。
- (20) 李杲：脾胃论，卷下·论饮酒过伤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76。
- (21) 张介宾：类经附翼，卷三·真阴论，见类经图翼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5。
- (22) 黄帝内经素问：至真要大论，王注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3。
- (23) 宋濂：宋文宪公全集，卷三十五·赠医师贾某序，见四部备要·集部，231册。
- (24) 朱震亨：金匱钩玄，卷一·火、卷二·发热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0。
- (25) 张元素：医学启源，卷上·五脏补泻法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78。
- (26) 朱震亨：本草衍义补遗·熟地黄、藟皮，见丹溪心法附余，福建多文堂梓行。
- (27) 赵献可：医贯·阴虚发热论、滋阴降火论，明末刊本。
- (28) 江曜：名医类案，卷一·中风、伤寒·卷三·疟，卷四·痢，清·乾隆新安鲍氏知不足斋刊本。
- (29) 李时珍：本草纲目，卷三十五·药木，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，1977。
- (30) 匡调元：中医病理研究，75页，上海科技出版社，1980。
- (31) 绮石：理虚元鉴，卷下·黄柏知母禁用，江苏科技出版社，1981。
- (32) 朱震亨：丹溪心法，卷三·补损，上海科技出版社，1959。

牵正散加味治疗偏头痛

湖北省五峰县渔关镇公社卫生院中医科 杨清龙

偏头痛为常见病，临床见症常为一侧头部有钻痛、刺痛或钝痛，并伴头晕，目眩，恶心，呕吐。我们按中医辨证，多属风痰上扰，瘀阻清窍，以牵正散加味治疗9例，疗效尚好，现介绍1例如下：

刘××，男，41岁，工人，1976年3月8日就诊。自述患左侧偏头痛已5年，曾迭进中西药物及针灸，稍能缓解疼痛，但仍时常发作，近半年来发作频繁。发作时自觉有一股气上冲至头，头晕目眩，呕恶，心烦，随即出现左侧剧烈头痛，痛不可忍。间歇时痛

止如常人。舌质红，边缘有瘀点，脉弦。证属情志内伤，郁久化火，肝风夹痰上扰，瘀阻清窍，拟牵正散加味治之：白附子15克，白僵蚕10克，全蝎5克，炙牙皂5克，乌梢蛇15克，地龙10克，蜈蚣3条，土鳖虫5克，白芍20克，炙甘草15克。

上药共为细末，每服5克，日服3次，于饭后以生姜红枣汤调下。7天为一疗程。共服3个疗程，偏头痛已不发作。后以疏肝解郁善后调治，随访3年，仍未见复发。